

时间:西秦时期 地点:枹罕地方 故事梗概: 西秦时期,大将军乞伏公府发动政变,猎场弑君。太子乞伏炽磐及时平叛,在老师崔太傅以死护国的壮举中登基。面对内忧外患,乞伏炽磐毅然推行“以德治国”方略:立太子定国本,筹建唐述窟以佛法化民心,推行汉律兴太学。鲜卑老臣乞伏拔河主张“以攻为守”,羌将姚那岩高呼“非我族类”,均遭革职。在开凿石窟时,乞伏炽磐与通晓汉学的崔英娘因《关雎》结缘,互赠佩刀手帕定情。然旧势力反扑,崔英娘为护王殉难。痛失所爱的乞伏炽磐将悲愤化作力量,倾注于石窟营造,壁画落成之际,他将定情信物投入黄河,留下“建弘元年”墨书题记,成就了穿越千年的丝路华章。

第一场:政变

时间:秋天 地点:围场 远景:雪山苍茫,衰草连天。粗犷、欢快的音乐声起,一群身着猎装的人,手执弓箭跳起鲜卑狩猎舞。 曲1:《围猎》 男声领唱,男声伴唱: 雪山穿云裹草黄, 雕弓引月惊孤魂。 千钧一发乾坤定, 笑着珍馐谢莽榛。 狩猎队伍中,随行的十几个年轻人,跳跳猎舞从四边惊扰驱赶猎物上。 一个英武的长者,踌躇满志,背对着雪山,

风,从时间长河的骨缝里钻出来,带着一丝清冽的战栗。 落日把最后一抹金,如熔浆般,熔进黄河的脊背。 长河与落日,是冬日的散文诗篇! 河面薄冰如碎裂的琉璃,藏着云影,藏着飞鸟掠过的痕——每道裂纹都是大地悄悄舒展的筋脉。冰下的水不肯入眠,轻撞着河床的石子,撞着沉底的月光与被时光封印又即将苏醒的往事。 往事历历在目,宛如一阙词。 岸畔芦苇披霜,像一场早来的雪,这雪是冬神铺开的素笺,风一吹便低眉俯首。一只麻雀栖在苇尖,歪头看河看山,我顺着它的目光,那些冰面裂纹似大地的掌纹,正默默地数着日子,读着岁月针脚缝补冬日的空旷。 记忆里的赶河人走过河滩,脆响惊起水鸟剪开落日余晖,身影与树影叠在一起,又成一幅褪色的水墨画,画里藏着岁暮归人的密码。 我的思绪停步时,指尖抚过河石与黄河低语,又似与故人叙旧。 看不见的袅袅诗句漫向云端,与云一同凝望静悄悄的村庄。那烟迹弯向南方,仿佛在摹写日光流转的弧线。 侧耳,时光的纪念册里偶尔有歌声,一声声漫过古渡,拴住的旧时光温润如玉,在河面上沉淀成飘摇的断章——断章里压着古诗词的韵脚。 暮色漫上来,冷月悬于河空,像磨亮的银盘。这银盘盛满日光的余温。冰面的月光亮闪闪,如撒了一地的星子。这冬日的宁静,是一帘月光织成的梦,冷冷清清。 黄河,静得深沉,却藏着万千生机——冰下的奔涌是寒里的暖,那暖意自时光深处漫溢;沉寂是时光的诗,素净,又滚烫,滚烫如灶火上蒸腾的饭香。 冬夜,漫长得像走不完的路。我追不上时光的白马,只能攥着一声叹息,听风掠过窗棂,又开启新的一页。 从前的臊子面香漫灶台藏着长长久久的祈愿,后来的扁食饺子裹着世俗的欢趣,而今这些讲究都淡了,就像看淡了人间两全的期许——岁月本就是一分为二的阴阳太极,放弃,原是另一种成全。 风裹着“亭前垂柳重待春风”的墨香,那墨是研了松烟与霜露的。九九消寒图的八十一笔,每一笔都蘸着时光的清浅。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看那暖阳下的柳枝,芽苞早已悄悄萌动,在冰封的时光里,藏着一个春天的梦——这梦自冬日发芽,比任何时节都更懂得暗夜滋生的力量。 黄河之畔的雪滩上,水鸟静卧如银缎上的墨点。芦苇抖下疏落与寂寥,童年的笑声从旧时光跑来,撞碎河面的宁静——碎冰声里,我听见故人对我的思念。 盯着穿城而过的汤汤大河,读取小城日子的诗意,贴切是一章散文诗,闲散的笔尖划过纸页声,走入市井的喧嚣,便是冬日里最温柔的声音。 街头枝丫的芽苞,是时光褶皱里的暖。那褶皱,是岁月织就的锦纹。 春,在哪里呢?在节气的温软念叨里吗?在市井的烟火里吗?在温热悄悄生长的期盼与希冀吗? 应该是的,也必须是的是的……



◇马颖 调试弓弦,随即下。 大将军乞伏公府一身戎装,率领一队士兵风风火火上。 乞伏公府巡查围场四周后,下令集合。 乞伏公府:都给我听好了!今天的伏击,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漏下一个!事成之后,人人升官发财! 士兵们心领神会,举起弓箭、佩剑,迅速埋伏在围场四周。 士兵埋伏后,乞伏公府再一次巡查围场。 乞伏公府站立在围场中央,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 曲2:《本朝太子应立我》 乞伏公府唱: 父王西去我年八, 叔父年长袭权杖。 本朝太子应立我, 岂料炽磐捷足当。 乞伏公府在围场辗转徘徊。 曲3:《功高盖主难辞罪》 乞伏公府唱: 父王撤我廿四载, 寄人篱下风吹雨。 东征西讨铁衣寒, 功高盖主难辞罪。 乞伏公府突然拔出腰间的佩剑,指向天空。 身着猎装的一群年轻人欢快跳跃上。一年长者手执弓箭尾随上。 乞伏公府闻声快速躲藏。 身着猎装的一群年轻人,弓腰侧身,惊扰驱赶猎物。一个压低声音,激动地向居中的长者传递讯号:父王!父王!两头梅花鹿!两头梅花鹿! 居中的长者听到讯号,先是站立遥望,确定方向后,紧跑几步,挺胸昂首,弯弓搭箭,一箭射出。 乞伏公府(突然窜出):乱箭射死! 一群全副武装的鲜卑士兵从四面埋伏中起身,个个张弓搭箭,射向围猎人群。 弓弦震裂声中,乱箭射出,士兵喊杀声一片。 居中的长者背部中箭,手中弓箭落地,眼神惊异,挣扎回望,扑倒在地。随行的年轻人几乎同时中箭倒地。 几个士兵在中箭倒地的人群中仔细验看。

◇马继洲 这饼,是带着一身暖烘烘的金黄,落到我手上的。它沉甸甸的,像一块温热的磨盘,又像一轮敛了光芒的、敦厚的日头。指尖触上去,表皮是微焦而酥脆的,绝不会硬邦邦地硌手。这便是伴了我几十年的河州锅盔。它的厚实,首先便给了掌心一种无言的、亲昵的稳妥。 我是吃着锅盔长大的。老人们总爱念叨,咱这河州,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茶马互市的喧嚷之地。我童年想象的画卷里,总有那些满面风霜的祖辈,将一摞摞这样的饼,珍重地裹在行囊最深处,然后迈进雪域高原、茫茫戈壁。它身上没有江南点心的娇贵,也不供你浅尝辄止,它是用来“扛”日子的——扛千里跋涉的饥渴,扛长夜漫漫的严寒。它的实在,是一种生存的实在;它的香,是一种穿越风沙而不散的、骨子里的香。这哪里仅仅是一块饼,这分明是烘烤而成的、千年的干粮,是西北那苍茫商道上,无数乡贤的脊梁与它一同撑起的一份坚韧。 我捧着它,习惯性地掰下一角。那酥软的外皮应声而裂,露出里面润泽而干层的肌理来,像一卷被时光压得密密实实的家书。登时,那股魂牵梦萦的香气便扑鼻而来——那是



炳灵长歌 (歌舞剧)

乞伏公府昂首眺望远方。 曲4:《弑叔》 乞伏公府唱: 烛影摇红夜漏深, 刀兵暗扣九重门。 欲将麟阁功高罪, 换作龙袍御极尊。 士兵:禀报大将军!秦王并十二名王子,皆被射杀! 乞伏公府:好!好!好!实在是好!哈哈哈哈哈!没想到吧,你乞伏乾归有今天的下场! 乞伏公府突然想起什么,一脚将士兵踢翻在地,脸上笑容凝固。 乞伏公府(急切地):快报!死人堆中,可有太子?! 士兵跌跌撞撞,惊恐中翻身而起。 士兵:回禀大将军,经仔细查验,独不见太子! 乞伏公府面露凶光,遥望远方。 乞伏公府(咬牙切齿地):乞伏炽磐!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一士兵急上,来到乞伏公府面前。 士兵:报告大将军!刚刚探明,太子在枹罕驻防! 乞伏公府挥手指向王宫。 乞伏公府:传令!所有将士集结王宫! 众士兵围拢在乞伏公府身边,一起望向王宫。 第二场:平叛 时间:当天 地点:王宫 朝堂之上。乞伏公府仪态威严,坐在国王宝座上。士兵持武器分列两边。 廷下。鲜卑、汉、羌等大臣列班站立。 鲜卑士兵跳起勇武彪悍的战舞。 舞毕。乞伏公府起身,故作悲痛状,向众大臣宣告。 乞伏公府:王上及众王子,在围场狩猎时不幸葬身虎狼之口! 廷下众大臣愕然,面面相觑。 乞伏拔河嚎啕大哭。 姚那岩尾随悲嚎。 乞伏公府怒喝:都给我听好了!乱世纷争,

河州锅盔

经了火的面香,是画龙点睛的碱香,更是那一抹独一无二的、属于苦豆子的清冽醇香。这香气,是河州锅盔的魂魄,是任何芝麻或其它香料都无法替代的乡味。放入口中,无需费力撕扯,那饼便在口中温柔地瓦解。质朴的粮食甘甜与苦豆子那微苦回甘的奇妙滋味交织在一起,充盈在齿颊之间。这滋味,没有半分取巧,全然是故乡土地与阳光最本真的味道。它不求外人立刻懂得,它只是沉默地,用它全部的内蕴,安顿着每一个河州娃娃的脾胃。 几十年了,这味道我从未吃厌。在河州的清晨,无论是匆匆上班的男女,还是即将远行的司机,手中多半都有着这么一个锅盔。它或许配着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或许就着一碟咸菜,或许,干脆就是那么干啃着。它就那样不动声色地,融入我们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里,成为生活里踏实、不容置疑的底色。而今,更让我这老河州感到惊异与自豪的是,这古朴的吃食,竟顺着那无形的电波,飞出了西北高原。在那些热闹的电商平台上,临夏州销售最火的,依旧是这貌不惊人的锅盔。我想,那一个个飞向天南地北的包裹里,装的不仅是吃食,更是无数游子寄情的“乡愁”,是让外地人也得以品尝我们河州风味的“信物”。



敌国覬覦,你们的泪水连顽童的尿水都不如! 崔太傅趋前质问。 曲5:《伶牙俐齿谁可信》 崔太傅唱: 王上骁勇莫能敌, 王子骑射马踏云。 围场不幸入虎口, 伶牙俐齿谁可信? 崔太傅:大将军!此事重大,事关国祚,可曾禀报太子? 乞伏公府狡黠一笑:太傅过虑了!我早已差人禀报太子! 曲6:《先王所托岂可怠》 崔太傅唱: 先王所托岂可怠, 使命在肩刻心旌。 即有万一生不测, 尚有太子掌乾坤。 崔太傅:大将军!即有万一生不测,还有太子乞伏炽磐主事,大将军万万不可僭越啊! 乞伏公府一时无言以对。 乞伏公府:你!你!你好你个崔太傅,仗着你是太子的老师,公然和本将军作对! 崔太傅回怼:大将军应是识大体之人!怎能信口开河,招摇惑众?! 乞伏公府气急败坏。 乞伏公府: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保我国祚绵长,百姓福祉,本将军宣布自立秦王! 崔太傅:大失体统,万万不可! 乞伏拔河伺机表态。 曲7:《掌印治国归众望》 乞伏拔河唱: 先王国仁生先去, 乾归危难立国昌。 公府保国功盖世, 掌印治国归众望。 曲8:《偷天换地岂能逞》 崔太傅唱: 僭越本分要称王, 偷天换地岂能逞? 势单力薄难抵挡, 宁舍朽骨护朝纲。 唱毕,崔太傅愤怒地举起奏事笏板,一步一



而这份平凡里的重要,在天地变色之时,愈发显出它金子般的光辉。当意想不到的灾难发生后,即使远隔千里,在一片惶然的废墟上,最先能送到乡亲们手上的,往往就是这一块块能扛能放的锅盔。它无需生火,便能最大限度地果腹。在那些寒冷的、弥漫着惊恐的夜里,一块酥软而实在的锅盔,所给予人的,远不止是生理上的热能,更是一种“家底还在,日子就能过去”的笃定信念。它从一份寻常的早点,骤然升华为维系生命的“大救”。这时,你再看看它那敦厚的模样,便觉得那每一道磨砺过的痕迹,都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慈悲与风骨。 我手中的这一块,终究是吃完了,连掌心最后的碎屑,也小心翼翼地倒入了口中。它走了那么远的路,从历史的烟云里,从祖辈的背囊中,从灾后的废墟上,一直到如今这穿梭于四方的快递包裹里,从未离开过我们河州人的生活。它不言不语,却仿佛说尽了一切。 河州锅盔,它不只是一种面点,它是烘焙在时间里的风骨,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用最质朴的智慧,写给生活与命运的一封酥软在口、沉重在心的永不磨灭的家书。



步走向乞伏公府。 崔太傅:我豁出这条老命,杀你个叛臣贼子!崔太傅一步步逼近,乞伏公府怒抽佩剑。 乞伏公府:今天就用你这条老狗的鲜血,来祭我这把宝剑! 乞伏炽磐身着戎装,率领一群士兵急上。 曲9:《噩耗》 乞伏炽磐唱: 敌国覬覦犯境, 公府承恩封将军。 难料势大野心张, 围场伏兵弑父君。 众大臣哗然。 崔太傅举起笏板击打乞伏公府,乞伏公府举刺佩剑刺向崔太傅。 崔太傅高呼一声倒地。 乞伏炽磐指挥士兵捉拿乞伏公府。 士兵蜂拥而上,与乞伏公府士兵搏斗。 乱阵中,乞伏拔河、姚那岩狡猾地躲藏到一个角落。 士兵将乞伏公府等叛军押解出王宫。 乞伏拔河、姚那岩偷偷混进人群。 乞伏炽磐扑向倒地的崔太傅,将奄奄一息的崔太傅抱在怀里。 乞伏炽磐:老师!老师!你醒醒啊!崔太傅艰难地睁开眼,面露欣喜。 崔太傅:太子!太子!今日之鉴……后事之师啊!千万……杜绝…… 乞伏炽磐热泪盈眶,哽咽点头称是。 崔太傅气息微弱:老臣就要随先王去了!小女英娘,擅长汉学,可助你宏图大业!谨记《论语》,可治天下……谨记…… 崔太傅在乞伏炽磐怀里安祥合眼。 乞伏炽磐从悲痛中振作。 乞伏炽磐:国之噩耗!不只痛失父王、手足相亲的胞弟,还有情同父子的老师!痛何如哉!来人啊,请国师昙摩毗为亡灵超度!同葬枹罕陵园!共享万世祭拜! 一队士兵将崔太傅抬出。 众大臣向乞伏炽磐聚拢,列班。 乞伏炽磐从地上捡起乞伏公府刺杀崔太傅的佩剑,狠狠摔断在廷阶之上。 乞伏炽磐:此剑沾染太傅鲜血,象征叛乱之恶!今择之,誓绝萧墙之祸,以文治护西秦!陇山烽烟凝刀,一日重开枹罕天! 众大臣:乱世纷争,国不可一日无主,请太子殿下即刻登基!保我国泰民安! 乞伏炽磐环顾众大臣,坚毅地坐在王座上。 众大臣:平叛安邦显圣明,西秦江山得稳固! 王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未完待续)

重温古诗词 夜雪 唐·白居易 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 画鸡 明·唐寅 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

丹霞盆里的腰刀花 生在积石山,长在大河家 着一身非遗的袍 迎来日出,染一身丹霞的暖 送走晚霞,沐足古渡的风软 不变的是固定的方寸 腰刀锻打、淬火成就的丹霞坛 匠心熔铸,圈住乡土的根脉 铁火余温,裹着古渡的炊烟 混着椒田漫来的殷红香气 缠着陆家堡彩陶的暗纹流转 变化的是你醒时舒绽的瓣 沾着什样锦的彩线 是眠时裹着的露团 映着保安腰刀的青芒 映着鲁班石畔的晨光点点 你在积石山的晨光里拔节 在花儿声中吐艳 用不变的故土作底 将匠心的余温做泉 让黄河的涛声作伴 在方寸间,活出流动的红焰——那是锻打后绽放的生机 是乡土里藏不住的璀璨 是非遗血脉绵延的温暖 芦蒿与鹅影 李忠摄